

纪念籍忠寅先生

缪 钺

我少年时曾受到任邱籍亮济先生忠寅的赏识，先生于一九三〇年逝世，迄今五十五年矣。虽时光流逝，而铭感不忘，理应撰文，以资纪念。所可惜者，平日所藏先生的书札、诗稿等都已在丧乱中散失，现在只能就记忆所及，写此短文，志感知之谊，抒怀旧之思。

籍先生于晚清时肄业保定莲池书院，为桐城古文大师吴汝纶先生的高足弟子，后留学日本，习政治法律。辛亥革命后，从事政治。一九一五年，袁世凯窃国称帝，蔡锷于云南举义兵讨袁，籍先生曾赴滇参与其事。晚年居北京养病，以诗书自娱。一九二七年，我二十三岁（按新算法），在保定作中学教师，写录诗稿二十余首，请先生乡人介绍，就正于先生。这时我正在学宋诗，诗稿中有《观菊》一首云：“念乱忧时百不禁，半年辜负赏花心。忽惊黄紫东篱满，顿觉凄清秋序深。大化娱人留晚色，素怀对尔动高吟。漫同汗浊人间世，彭泽遗风倘可寻。”先生覆书嘉勉，说我的诗颇似陈后山。并赠以诗云：

苦吟自笑甫何瘦，俊思今逢白不群。人籁似闻传雅乐，天葩真见吐奇芬。少年作者惊长吉，并世相知愧子云。何日径花扶病扫，一樽相对尽朝曛。

清朝桐城派古文的奠基人是方苞与姚鼐。方苞不能诗，姚鼐作诗，融合唐宋，其弟子方东树撰《昭昧詹言》，评论黄（山谷）、

陈（后山）诗，很中肯綮，可见桐城派文家论诗的传统是重视宋诗的。籍先生大概也是如此，所以看到我少时学宋诗的习作，特垂青睐。

一九二八年秋，北京兴办有轨电车，人力车夫恐怕失业，聚众示威，拦阻电车。警察不以情理说服，而横加弹压，道路阻塞。先生赴友人宴夜归，途中看到这种情况，作诗云：

蜷伏如藏三尺篷，推篷身在乱流中。生涯合向艰虞老，
世运真疑早晚穷。餘烬未收还厝火，故疮惯痛不惊弓。夜归
昨犯金吾禁，呵倒欹危醉里翁。

此诗忧时伤事，激愤苍凉，风格甚高。

一九二九年一月，梁任公（启超）先生逝世。籍先生与梁任公交谊甚笃，作挽诗四首，情思沉痛，气骨坚苍，曾写寄给我，可惜散失了，现在我还记得其中个别辞句。其第一首云：“天道无常莫更论，康强奄歿病夫存。铭章本拟烦宗匠，泪眼翻成哭寝门。一死一生原是梦，九天九地欲招魂。”下边还有两句，我记不起来了。另外，我还记得其余警句，如“最有昨非今是想，几为出死入生人。”又如“早年手定熙宁法，晚岁名题元祐碑。”都能用典工巧，吐属大方，切合任公身世。当时我曾抄录此四首诗示友人吴雨僧先生（宓），吴先生将它发表在《学衡》杂志中，我记不清是那一期了。

一九二九年夏，我因事至北平（当时北京改名北平）拜谒先生于私邸。数日后，先生设宴招饮，席间奖勉倍至，并赠书数种。次年（1930）秋，先生逝世。我当时在开封河南大学任教，闻讣悲恸，作挽诗云：“扶病华堂款酒樽，深宵相送雨吹门。谈诗窃喜神犹健，爱士方知道益尊。一往永悲黄叶坠，餘哀忍触旧书存。平日文字相期意，抱璞人间不敢论。”以志知己之感，人琴之痛也。

1985年12月写于四川大学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四川大学历史系